

男扮女裝活紅娘宋長榮

(一)

● 李能宏

西廂紅娘膾炙人口

紅娘一劇源於「西廂記」。本事見唐元稹「會真記」，金元本有董解元「弦鎖西廂」。元有王實甫「西廂記」，明李日華、崔時佩改王實甫所作為傳奇，名「南西廂」，程端又根據王、李本改為「西廂記」。此外，查繼佐尚撰有「續西廂」、王「西廂」後四齣有謂為關漢卿所續，尚存疑。京劇「西廂記」故事自「紅娘」始，陳水鐘改編，荀慧生演出，劇以紅娘為主，類此劇目，川劇、江淮劇、蒲州梆子、贛劇、越劇均有「西廂記」、豫劇名「拷紅」、河北梆子名「打紅娘」、滇劇名「鶯鶯餞別」、評劇名「崔鶯鶯」、楚劇名「三才子」。四〇年代，由明星周璇主演的「西廂記」風靡一時，拷紅那段歌詞

：「夜深深停了針繡和小姐閒談心，聽說哥哥病久，我倆背了夫人到西廂伺候……」這段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流行了半個多世紀，由此可見「紅娘」是多麼令人喜愛的一齣戲，「西廂記」是一九五九年田漢改編，張君秋主演，以鶯鶯為主角，「紅娘」則是以紅娘為主角，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首演於北京，轟動一時，紅娘是荀派花旦必修的劇目，荀派弟子之中，以宋長榮最擅長演「紅娘」，已經演了兩千多場，所到之處，都以紅娘為打炮戲，譽滿中外，故有「活紅娘」之美譽。

宋家生了個小五子

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，江蘇省沭陽縣一個菜農宋國治家裡，又添了第五個孩子，取名宋寶光，蘇北地區習慣按排行叫

孩子，小三子、小四子，宋家又添了個小五子，因為他皮膚黝黑，在他的排行上，又加了個形容詞黑小五子。沭陽離徐州不遠，這一帶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，不斷的兵燹戰亂，十室九空，民不聊生，宋家三間茅屋，湊合著住，可是七口之家張開嘴就要吃飯，上面有兩個哥哥和兩個姐姐，生活已經很艱難了，這黑小五子的到來，不但沒有給宋家帶來喜悅，反而增加愁腸。窮人家的孩子好養，黑小五子，穿的就是哥哥姐姐補釘加補釘的破衣爛衫，吃的就是農村的粗糧，在秋收未到糧食接濟不上的時候，吃了上頓沒有下頓，只有把賣不完的菜煮一鍋湊合一頓。黑小五子從小就乖巧聰明又勤快，七、八歲就幫著家裡幹活，除草、鬆土、搖轆轤打水澆菜、沿路邊拾糞，秋收時，到田裡去拾別家地上

殘留的五穀，農村裡沒閒人，一分勞力一分收穫。宋國治雖然沒有讀過書，但他明白要想讓孩子知書達禮，非要讀書不可，勉強地湊了學費把黑小五子送到沅縣西關泰山公廟小學，讀了兩年書，學業成績特優，到了第三年因為繳不起學費輟學了，他吵著鬧著要上學，又唸了一學期，實在借不到錢繳學費，從此就在家幫忙幹活，一個十歲的孩子不能在田裡幹活，他父親就借了點錢做本，買了個竹籃子，白天沿街叫賣燒餅、油條，晚上到會館戲園子門口賣花生、瓜子，每天早出晚歸，雖然掙不了幾個錢，但對窮苦的家庭多少有一點幫助。每天晚上開戲前，黑小五子拉開嗓子叫賣：「花生」、「瓜子」。聲音又高又亮，有位年長者逗他一句，黑小五子嗓門很響亮，不如去學戲吧！這句不經意的話打動了他小小的心靈，影響了他一生。

到農村小科班學戲

農村裡逢年過節，男人們在廣場上跑早船、踩高蹺、騎布驢自我娛樂，表演者一律穿戲衣、抹彩、勾臉，那年黑小五子黝黑的臉上擦上白粉，抹上胭脂，畫上眉

毛，再戴上巨角的頭套，兩條粗粗的假髮辮垂在胸前，紅花綠葉的粗布衣衫一穿，黑小五子一下子變成了俊俏的美人，從鄉鎮到縣城，一路上又說又唱，又扭又跳，把他偷看戲時學的身段都用上了，大家都誇這個小姑娘扮得好，小五子樂得合不攏嘴，這是他第一次扮演女角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鼓勵，從此在戲園子門口查票的認識了黑小五子，他可以自由出入戲園子，幾年下來，黑小五子對戲已有點認識了。

一九五〇年春天，黑小五子的鄰居，

看他長得很聰明伶俐，又很乖巧，就帶他到鄉村小科班去學戲。小科班設在一個破落財主的大院裡，由幾位退休的老藝人主持其事。因為黑小五子看齣戲看多了有點根底，唱了一段就錄取了。進科班第一件事是改名，這個小科班所有學生都以「長」字為中間的字，老師給他取名宋長榮。第二件事就是入科班頭一天，要趴在板凳上挨老師五扁擔，名叫「去老斗皮」。科班有四十多個學生，年紀都差不多，那年宋長榮已十五歲了，每天練踢腿、下腰、翻跟斗、跑圓場、打螃蟹溜子、練蠅子爬牆等，最苦的跑圓場，因為跑圓場最吃鞋

，一雙新做的布鞋，沒穿多久底都磨透了，只有光著腳練，冬天院裡凍了冰，也光著腳丫子練。科班裡的學生，都是一邊幹活，一邊學戲。白天，他趁幹活之便，有時跑到城北公園的九曲橋上對著清波粼粼的河水練，借河水的倒影看自己的缺點，有時跑到沅河沙灘上，伴著嘩嘩的流水練，晚上，在皎潔的月光下練，看著月光的倒影找缺點，不但練跑圓場，還練水袖，在沅河的沙灘練翻打「出場」，用麥秸、青乾草，在地上挖個淺坑，墊點沙子，再舖上麥秸和青草，在上面練虎跳、前撲、搶背，連翻帶滾，雖然時常饑腸轆轤的在練功，並不以為苦，精神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。促使他努力學習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父親堅決反對他學戲，父親說：「什麼行不好幹，偏要去當戲化子」，為了要爭這口氣，白天幫家裡幹活，早晚勤奮地練功學戲，老師們都很喜歡他勤奮乖巧，對他特別認真地教，他也不負老師的期望，努力地學習。

初次登臺藝驚全場

宋長榮初次登臺公演的「賀后罵殿」，在大眾舞臺演出，師姐妹們都排在他前

面演，女孩子扮起來很美，皮膚又白又嫩，他看了心裡有些打鼓，心裡想，這齣戲唱砸了，老師就再也不教我了，我這唱戲的美夢就碎了。

這齣戲是潘藍田老師教的，演出前，他就纏著潘老師給他「下小操」，演出時，心裡很緊張，很早就到後臺化妝，搽上脂粉，描眉打鬢上了粧，還真俊，老師逗趣的說：「別看黑小五子，扮上戲還真像個姑娘」。上場前心裡有些發抖，出了臺，心裡就穩住了，隨著扭絲的鑼鼓點唱二簧散板：「老王不幸把命喪……」，嗓子脆亮、板眼準確，接下來的二簧慢板、快三眼，唱得滿宮滿調，韻味十足，臺下一片唧喳，這不是黑小五子嗎？唱得真不賴，是個唱戲的材料，鎮長到後臺摸了摸他的頭，區長也誇他唱得好，將來前途遠大，散了戲，卸了裝，溜煙跑回家向他父親報喜訊，憨厚的宋國治，咧開大嘴滿足地笑了。自從演出「賀后罵殿」後，「宋長榮」三個字在流陽縣叫開了，此後他更加努力，且行的師姐妹們，有的嫁人了，有的輟學回家了，只剩宋長榮一個光桿牡丹，科班裡不能缺旦角，老師們見他是個好苗子，傾注心血的教他，教他毯子功

、甩髮功、扇子功、水袖功，還教他練武旦的打出手，他紮上大靠，腿上綁上沙袋練跑圓場，真是「冬練三九、夏練三伏」，全身全力的練，在那段期間，他基本功練得紮實，晚上在煤油燈下練寫字和抄劇本，這不僅使他認識了許多字，唱詞、念白也熟記了。藝術上雖然稚嫩，可是已經有點角兒的樣兒了。學戲一年以後，經常演出「穆柯寨」、「英節烈」、「虹霓關」、「宇宙鋒」等青衣、花旦、刀馬旦戲。還演過小生戲「白門樓」、「黃鶴樓」和武生戲「白水灘」。他的戲路很雜，什麼都唱，只要有機會上臺，他決不掉機會。一九五三年春天，小科班的學員們，結婚的結婚、務農的務農，小科班垮了。只有宋長榮死心眼決不改行，只有另找門路了。

參加了漣水縣劇團

在小科班垮了，一籌莫展之時，聽說離流陽百里之遙的漣水縣有一個京劇、淮劇兩下鍋的劇團，他決定去碰碰運氣，若能被收留，那就好了。

話要從認識荀派乾旦王慧君說起，在王慧君到新沂演出時，宋長榮去看王慧

君的戲，他父親不放心宋長榮一個人出遠門，就起了個大早，背著他母親給他烙的煎餅，爺倆走了一整天，晚上趕到新沂，在姓陳的鄉親家落腳，在那裡認識了王慧君，並且演了三天開鑼戲，第一天「武家坡」、第二天「鐵弓緣」、第三天「汾河灣」。王慧君看宋長榮少年老成，藝術也不錯，就收他為徒，教了他「盤絲洞」、「紅娘」等荀派戲，回到流陽後，曾建議科班邀請王慧君掛頭牌，自己給王老師唱二旦，王老師在流陽唱了「盤絲洞」、「杜十娘」、「香羅帶」、「紅樓二尤」、「八寶公主」等花旦戲。

這次到漣水劇團，自報家門要參加劇團當演員，人家一看他黑里巴嘰、土頭土腦，有一搭無一搭地問他：你唱什麼？宋答：青衣花旦。你那德行能唱花旦？那人嘲笑著說。宋答：不信試試看，不行我就走。人家點了「盤絲洞」，明天試演，第二天上場演出，真是運氣好，演得很成功，受觀眾們熱烈歡迎，劇團負責人看宋長榮是個好演員，決定收留他，每天工資兩角錢，夠吃飯的，能唱戲，還能學戲，宋長榮時來運轉了，他在這個小劇團什麼都唱，缺什麼來什麼，准劇缺配角，他也能

中上，在漣水又遇到沈陽長字班前面「少」字班裡學過戲的兩位師兄程少才和陳少金，大家都是沈陽同鄉，又是前後期師兄弟，說話投緣，相處很好，有空時，他就向兩位師兄討教、練把子，切磋表演技巧，並與程少才合演了「游龍戲鳳」、「未央宮」、「坐樓殺惜」等戲，甚受觀眾歡迎，漣水劇團有位宋老先生，會戲多，見識廣，看到宋長榮起五更、睡半夜地苦學苦練，虛心求教，深受感動，認為宋長榮是塊璞玉，「玉不琢不成器」，應該多學戲，就主動教他，給他講戲理、說戲情，使宋長榮如痴如迷，眼界大開。

重回沈陽再組劇團

在漣水劇團待了一些時間，宋長榮又想起了新點子，邀請宋老師和兩位師兄一起回流陽，把已經轉業師兄弟、師姐妹重新組織起來成班唱戲，因為小科班的學員們藝術上都還稚嫩，宋老師四處邀角來沈陽掛頭牌，與科班學員合作，缺什麼，他們「現鑽鍋」給主角配演，宋長榮當主演，也任配演，四樑四柱，神仙老虎狗，全都來過，角兒呆不長，唱完一期就離開，臨時找不到人，宋長榮就掛頭牌當主演，

「此地無硃砂，紅土為貴」，劇團幾十個人為了生活不能停演。那時的宋長榮已有點名氣，也有叫座能力了。

沈陽縣民眾對京劇很有興趣，在宋老師的協助下許多名角都到沈陽演出過，程派名旦新豔秋，五十年代初，就應邀到沈陽演出過，有一次配二旦的演員臨時生病上不了臺，宋長榮就自告奮勇的幫忙唱二旦，其實他那小心眼裡是想和名角同臺學玩藝術戲，他真夠聰明，利用配演的機會，學會了程派的「鎖麟囊」和「孔雀東南飛」，那時候，宋長榮還沒有專工荀派，什麼戲都唱，名老生王琴生、名武生周雲亮、名武旦周雲霞等，都到沈陽演出過，宋長榮總是老辦法，不管臺上合作或臺下觀摩，他總是邊看邊學，增長了不少見識，名角一離開沈陽，宋長榮就打鐵趁熱，緊跟著演他們的拿手好戲「盤絲洞」、「梁山伯與祝英臺」、「紅娘」等，同那麼多名演員接觸，宋長榮的視野大為開闊，知道京劇旦角有梅、程、尚、荀各流派，受王慧君老師的影響，他靠近了荀派，覺得荀派藝術細膩深沉，又接近生活，無處不美，這也是他後來能成為荀派傳人的契機，那時，宋長榮成為沈陽這個小戲班的

臺柱了。

與師姐王長珍結婚

一九五四年，沈陽縣京劇團正式成立，宋長榮結束了半農半藝的生活，正式參加文藝工作的行列，從每天掙兩毛錢，提升到每月掙幾十元工資。

這變化太大了，宋長榮感到很滿足，因此學戲練功更加努力，宋長榮逐漸承擔了主演，給他配戲的女小生是他師姐王長珍。他們倆經常在臺上扮演夫妻，沒想到假鳳虛凰，引出了一段明媒正娶的故事，那年宋長榮虛歲二十，王長珍他一歲，經仲老師的說媒，宋、王兩人都很滿意這門親事，經雙方家長同意，一九五四年農曆三月初六日晚上，他倆在灌雲縣伊山鎮合演「金玉奴」，兩人在臺上拜過一次天地，但那是假鳳虛凰，散了戲，他倆走進一間茅屋，那晚就是他們的新婚之夜，晚上在臺上假拜花堂，這時才是真入洞房啦！

這對新婚夫婦的生活是清苦的，真可謂家徒四壁，空空如也，只有木板搭起的床舖，兩床粗布棉被一鋪一蓋，因為買不起桌子，只有兩個小板凳坐著吃飯，生活

雖然清苦，但他們小倆口的感情卻十分融洽和諧，俗話說：「窮人孩子多」，這話一點也不錯，他們結婚第二年，第一個孩子出生了，接著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陸續出生。孩子的拖累，演出的奔波，收入又不高，生活更感艱辛，王長珍除了要上臺演出外，家務事一手包辦，只要出外演出，就要全家出動，身上背著行李捲，懷裡抱著孩子，手裡提著裝雜物的網兜，領著孩子，不管刮風下雨，數九寒天、冰天雪地，都得按約定的時間去演出，當演員是辛苦的，可是宋長榮有戲癮，一接觸到戲，什麼都忘了，下雪天趕路，他想起「南天門」的走雪山，還故意走出戲中跌、撲、跪、蹉的身段，遇到春暖花開的季節，還有興致比劃「紅娘」裡採花撲蝶的動作。沒有演出的時候，就在家幫愛妻做針線活，王長珍是個巧手，家人的衣服、鞋子，都是自己做，宋長榮為了演「拾玉鐲」裡的孫玉姣，和「花田錯」的春蘭，幫忙妻子搓麻繩、納鞋底，在生活中實踐，往後在舞臺上表演搓麻繩，納鞋底更生動逼真了，觀眾們問他怎麼表演的那樣像，他幽默地回答觀眾，這都是跟娘子師傅學的。

初闖南京一炮而紅

沭陽縣京劇團，自從一九五四年成立以後，演出很活躍，宋長榮經過幾年的歷練，已經能演二十多齣戲了，演出成績很好，引起專區領導的重視，下指示給劇團，不要再邀請主角，就讓宋長榮當主演，也不必老是在沭陽縣各地區演出，要到專區其他縣裡去演出，從此宋長榮挑起了主演的擔子，三十多年沒下肩。

由於到專區各地演出，票房紀錄很好，累積些資金，都用在添製行頭上，因為要省錢，買材料自己縫製，宋長榮雖是團裡主演，也參加做針線活，不但做得好，還不惜力，劇團到各地演出搬運行頭、搬箱、裝臺，什麼活都幹，所以很得同事們的讚賞，第一次出省是到安徽滁州人民劇場演出，打炮戲是「玉堂春」，接下來演「紅娘」、「勘玉釧」、「鳳還巢」、「白蛇傳」，由於宋長榮剛滿二十歲，身材苗條，扮相好看嗓子好，又會做戲，在臺上比女人還女人，許多觀眾看了他的演出不相信他是男的，他自己也沒想到，在滁州唱紅了，這使他膽子更大了，想闖闖南京。

南京是六朝古都，繁華似錦，名人薈萃，那裡是重要戲曲基地，南京觀眾的眼界很高，一個小小的縣級劇團，沒有知名度，又沒有名角，一、二級劇場都不願接待他們，只能安排到三流劇場「文化館」去演出。因為沒有宣傳，頭兩天演出上座並不理想，慢慢地憑觀眾口頭宣傳，蘇北小劇團，江北佬戲演得還蠻好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熱度越來越高，演出場地也連升三級，從不向縣級小劇團開門的南京「明星劇場」、「大光明影劇院」也破例邀請沭陽京劇團演出，在南京演出期間，江蘇省長惠浴宇看了宋長榮的戲，很欣賞宋的演技，當晚在臺上接見他們，第二天又在省府辦公室接見宋長榮，並說了許多鼓勵的話，並答應宋長榮將來有機會，要為他請一位好老師深造。這次初闖南京大獲全勝，宋長榮還獲得了「蘇北梅蘭芳」的雅號。

一九五七年，縣裡領導有鑒於沭陽京劇團到南京演出成功，就鼓勵該劇團到上海演出。該團先到鎮江、蘇州一路演出，上座情形很好，而後進入上海，在上海演出，也很成功，上海京劇院院長周信芳給予該團很大的協助，言慧珠、童芷苓、魏

蓮芳、金素雯等名伶都看了宋長榮的戲，周信芳還請了魏蓮芳、言慧珠給他說戲，該劇團上海之行演出精彩，獲得了上海觀眾的肯定，宋長榮認識了名角，大開眼界，對他的藝事大有幫助。

拜師於荀慧生門下

一九六一年的秋天，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到南京演出，曾到「中華劇場」看宋長榮演出的「紅娘」，認為宋長榮演得不錯，經江蘇省委、宣傳部及省京劇團領導，向荀慧生推荐了宋長榮、董金鳳、胡惠蘭三人同時拜荀慧生為師。從此，宋長榮成為荀慧生門下的弟子，也是荀慧生一生中收下最後一個男徒弟。

荀慧生結束了南京的演出，又繼續在滬寧線各城市繼續演出了半年多，省京劇院領導決定讓宋長榮隨荀慧生去巡迴演出，求取深造，宋長榮一路追隨著師父，朝夕不離左右，老師邊演出，邊向他傳藝，在那些日子裡，宋長榮像著了迷一樣，每逢老師演出，他跟隨在師父左右，從扮戲開始，看完演出，一直看到卸裝，目不轉睛，一個動作也不放過，盯得兩眼發酸，越看越喜歡荀派藝術，荀派燉傳統的正旦

、花旦、閨門旦、刀馬旦不同表演技巧於一爐，變化出新，塑造了許多被壓迫、被侮辱、被損害的可憐女子，及機警好義的小家碧玉的形象，荀派的唱腔柔媚婉轉，多走低韻，卻又柔中有剛，情隨腔出，荀派的念白，頓挫有致、流暢自然，清新悅耳，既富生活化。荀派的表演，舒展大方，灑脫奔放，它是一種有「規矩的自由」。荀派藝術不同於梅派的端莊華麗、程派的悲戚沉鬱、尚派的剛勁英武，獨具一格，刻劃著各種女性形象栩栩如生，演唱又是那麼精美有情。

半年多宋長榮跟隨荀師巡演各地，收穫豐碩，在荀師、名小生沈曼華，師兄費文芝等人的幫助下，宋長榮在荀派藝術的海洋中練習游泳，逐漸歸路，走上了正軌。一九六五年，宋長榮去北京學習現代戲，就住在宣武門外山西街甲十三號「小留香館」，荀慧生告誡愛徒宋長榮，別看現在現代戲興盛，今後傳統戲還是要演的，你的基本功可別擱下，你還年輕，藝術生命長著呢！怎麼也想不到，這竟是他們師生最後一次見面，生離成了永訣。

一九六六年夏天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，一時之間，腥風彌漫，人妖顛倒，天下

大亂，許多知名學者、藝術家都被揪鬥，老舍不甘受辱，憤而跳湖自殺，荀慧生的「小留香館」被幾次抄家，荀慧生含冤而死，荀慧生被鬥死，宋長榮也跟著倒霉，大字報說宋長榮是「反動藝術權威的孝子孝孫」，封建修文藝黑線在淮陰的代表人物，宋長榮接受「批判」，交代問題，被強迫參加各種奴役性勞動，不許再上臺演戲，一百多元工資被打發了，每個月只發三十元生活費，宋長榮一家九口，吃飯成了大問題。吃不上乾的吃稀的，就這樣三尺腸子閒了兩尺半，痛苦的熬過那段黑暗的日子。一九七八年，劇團領導壯著膽，讓宋長榮在「逼上梁山」中演林沖之妻，十二年沒上臺的宋長榮，有些不能適應，已發胖的身體，已變粗的腰，簡直不能控制自己，虛汗直冒，兩腿發抖，那種尷尬的神態，使觀眾大失所望，宋長榮為了要繼續上台演戲，又恢復小時候那樣，起五更睡半夜的練功，吊嗓、下腰、跑圓場，把功夫一點點地找回來，就這樣，一天、兩天、一個月、兩個月，一年過去了，他終於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，逐漸恢復了當年的功底，追回了逝世的歲月。（未完待續）